

读《焦作日报》让我受益

本报老年记者 尚爱莲

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是一句名言,我非常欣赏并以此自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来越珍惜有限的学习时间了。退休后,每天的报纸成了我忠实的伴侣。近几年,我订了两份报纸,一份是《老年日报》,一份是《焦作日报》。两份报纸各有特色,内容丰富,涉及面广,形式多样。每天不仅可以看到国内外重要消息,还可以欣赏到许多诗词、散文等。我尤其对经典国学、精选散文、诗词歌赋爱不释手,反复品读,遇到生僻不认识的字及时查找字典。长期看报让我增长了见

识,就有了心灵感悟,就情不自禁想写一些记忆深刻的往事。4年前,为了长期保存我热爱的报纸,也为了积累素材,我爱上剪报,把报纸上的好文章、好诗词等剪下来收藏,闲时翻阅温故知新。我剪报的种类很多,保健养生、医学知识、精选散文、诗词歌赋、经典美文、名言警句等。我平时不打麻将、不养宠物,唯一爱好读报,或集中时间剪贴报。原因很简单,报纸是我的精神食粮,犹如每天要吃饭一样。读报使我心情愉悦、精神焕发,还可以提高我的写

作水平。时至今日,我已经攒了50本剪报本,虽然外表看着不起眼,却是个“百科全书”。我以前经常失眠,就从剪报本中找到治失眠方法的文章,按此方法经过几次调理,失眠现象有了好转。如今,我的书房里摆起来的报纸像小山似的,成了我家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。几年来,我坚持自费订《焦作日报》,持之以恒读报,并剪报收藏,既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,又让我不寂寞、不孤独,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

老来无事爱作诗

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

小时候,没有电,漫长的夜晚睡不着,奶奶就给我们讲云话。云话算是儿歌吧,也像诗,比如小老鼠,上灯台。偷油吃,下不来……我想,诗的前身也许就是儿歌吧,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儿歌或诗呢?上学后,读到了诗:“床前明月光……”老师经常讲,熟读唐诗300首,不会吟诗也会诵。我就到处找诗来读,读了有上千首,会背的也有几百首了吧,不过大都不懂。长大后,知道了李白的诗并不是躺在床上写的,才养成了看注解译古文的习惯,略知了平仄,但感觉太复杂,学不懂。当兵后,偶尔写几句顺口溜,自称五绝、七律。写在连队黑板报上,有时还投给

报社,大家都说好,我也就沾沾自喜,以为自己会写诗了。看了《红楼梦》,黛玉教香菱写诗:“……只要得了好句,其他格律平仄就不必讲究了。”我就把黛玉老师这两句话当成了座右铭,但一直都没“得了好句”,也没写出好诗来。退休后,参加了焦作日报老年记者团,结识了一帮文友,其中不乏也有写诗好的,向他们求教,逐渐了解了诗、词、联、赋等,但自己还是写不好。直到最近参加了一个文学社,系统培训,相互交流,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才疏学浅,如井底之蛙,同时也认识到学诗并不难。反正我们老来无事,何不认真钻研,只要持之以恒,一定会有收获的。

又到韭花飘香时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老家新院门前,种有几棵桃、杏和核桃树,树下是我家的一片菜地。今年清明前后种过菜后,夏天因故未能回去,菜地无人管理,待近日回家,只见一米多高的杂草已经淹没了蔬菜,只有地边石缝间的那一丛丛韭菜生机盎然,迎风摇曳,在阳光下绿油油的,招人喜欢。农历九月秋风起,正是韭菜开花时。一根根韭薹头上,顶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,薹绿花白,正像冬日里一层白雪轻轻伏在麦苗上,十分耀眼。此情此景,我想起了年少时老人们做韭花酱的往事来。母亲在世的时候,每年秋天都要在石臼里捣韭花做酱。母亲把捋下的韭花放在太阳底下晾晒,待水分减少,去除杂质,连同姜、辣椒、苹果等淘洗干净,再加上果仁和粗盐,一并放到老槐树下的石臼里,一下一下将韭花捣成黏稠的糊状。“咚咚”的捣声,引来许多孩子看热闹。他们和母亲一起捣韭花,韭花的香味夹杂着姜和辣椒的辛辣,和着老人孩子的欢声笑语,一起在小山村的上空飘荡。现在想起来,韭花酱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,可捣韭花的过程很吃力。没过多久,围坐在石臼边上、系着围裙的母亲,额头上便会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村子中央五奶家的小院旁有一盘青石碾子,那是村里唯一的一盘碾子。小时候,韭花盛开时,是那盘碾子碾韭花最忙的时候。它旁边早

碾或套上毛驴拉,绕着碾盘转圈。青石碾转个不停,从早晨天边露出一线鱼肚白一直转到晚上月明星稀,好像永远不知疲倦。碾韭花的时候,母亲也要围着碾子不停地转圈,眼急手快用刮板将碾到碾盘边上的韭花刮到里边去再碾。等韭花碾好,母亲把它装在事先洗净晾干的瓶瓶罐罐里储藏起来,差不多可以吃一年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从部队回家探亲,母亲知我打小肠胃不好,喜欢挑食,如今又吃惯了部队的饭菜,便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一日午餐是小米捞饭,可我吃一口却难以下咽。母亲见状,不动声色地到楼上取下窗台上那盛着韭花酱的陶瓷罐,从罐底取出一勺泛着一层盐渍的陈年老酱,拌入醋和香油稀释后放到我碗里。配着它,我香喷喷地吃光了那碗饭。几年后,我返乡那天,发现母亲又在老槐树下捣韭花,不禁问道:“为啥每年都要捣韭花啊?”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有了韭花酱,你就可以多吃一碗饭啊!”秋风再起,又到韭花飘香时。老槐树还在,碾子还在,石臼也在,可是,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——母亲,离开我已经好多年了。如今时代变了,人们做韭花酱用上了轻巧便捷的电动机



晨光
冯光中
摄

秋雨石

本报老年记者 付霞

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整整一晚上,淋湿了我的梦,梦中看见放置于小院的石头开出了美丽的花儿,跑到山中,和满坡的野菊花争宠……突然,秋虫声声,天明即醒,迫不及待穿衣下床,推门出去,顾不得安抚雨中娇嫩的花儿,直奔我在河滩捡回来的石头。呵,我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,几乎是欣喜若狂。那些灰色的宝贝,经过雨水的浸润,变得光泽明亮。细细端详,深褐浅白色的,像一幅山水画,清丽典雅,韵味悠长;土黄朱赤虽窝在水中,更像萧红笔下的火烧云,仍在燃烧跳跃,喷吐着鲜活的光焰;胭脂色,“雨湿胭脂脸晕红”,仿佛是雨中的美人羞红了容颜,独立蒙蒙细雨中……此时,雨滴有些稠密,整个小院烟雨迷蒙。雨滴在花瓣

上,似无数颗珍珠滚动;打在叶子上,叶儿频频跳舞,无有秋风生,却有秋叶舞;落在石头上,石头亮亮地闪烁,晃眼睛。花草在我的庭院装扮,现在又多了这些精美的石头,小院里更充满了情趣与雅致。雨中的花、叶、石相互映衬,形成了绝美的风景,摇曳在我的心中!我深信这雨和石头是有灵性的,不然怎会如此动人心扉,让人意乱情迷、如痴如醉。每一次欣赏,就像贾宝玉第一次痴看林妹妹!石之器美,奇景禅意,灵之优雅,高端心赏。一石一景,妙趣横生。它凝聚天地之灵气,领受江河海水的洗礼,看见它,便恍若看见了松间明月、清清泉溪;看见它,便像看见了世纪变迁、岁月沧桑!你心里面装有多少故事,就能在石头中找到多少趣事;你心里面装有多少自然,就能

在石头中找到多少景观。绵绵秋雨中,或静坐独赏,或邀三五好友共论,一壶清茶相伴,几杯美酒把盏,赏石之清奇亘古,品生活之恬淡悠然,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!一竹一兰一石,有节有香有骨。郑板桥眼中的石头是有骨的,是君子的铮铮傲骨,凛然正气。万古不败之石,千秋不变之人!冷遇见暖,就有了雨;春遇见冬,就有了岁月;石头遇见对的人,就有了生命。石头在对的人面前,被发现、被聆听、被读懂、被关爱。而这个对的人,只有和石头在一起,才能从喧嚣的尘世中短时间抽离,心境开阔、精神愉悦!石头和喜欢石头的人,在彼此的惺惺相惜和陪伴中,不断修炼和提升,焕发出各自的精彩,不念过去,不畏将来!